

祈福春天的表情

□聂元松

走近湘西,你在有意无意中都可发现:湘西的神秘全在于民间,湘西的魅力深藏于民间。千百年来,湘西山民们代代传承着先人的奇风异俗,并由此演绎出瑰丽多姿的民间艺术,于今它们已成为湘西经典的民间表情。湘西人在春节期间,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时常要举行春会活动。而乾州的“春”则以其悠久的历史、宏大的规模和精巧的扎工、俊美的扮相,深受广大群众喜爱,被认为是最具湘西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。世人曾以“凤凰的鸟,乾州的春,浦市的龙船,泸溪的灯”来概括湘西,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三,乾州古城街上早早地就热闹非凡,一台台扎好的“春”立在街上待发,各地赶来的人们拥挤在“九福堂”前的空地上。苗族男男女女们穿着民族盛装,身上闪闪的银饰叮当作响,神情自然是得意而矜持的,也有些苗妇在大庭广众之下,相互整理她们的头帕,极其认真,可说是丝丝入扣。整个场面器杂而喜悦,人们似乎沉睡在春节的幸福之中刚刚睁眼。

一阵锣鼓鞭炮声,人们荡开一条路,一个穿着大红长袍,头戴官帽,脸上化着神秘妆容的老人,一手拿树枝,一手拿沉甸甸的布袋,在“春”、“夏”、“秋”、“冬”四个春姑的簇拥下,踱着大步,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,便是传说中的“春官”了。

“春官”踏着红地毯,走上祭祀台。神情凝重地宣告着“春”词,开始祭祀仪式。祭祀台上,左右各一只香炉,香炉里各插一炷香,足有一米多高,“春官”的祷词响亮地呼着天唤着地。天地之神当然能听到,应当准备赐予人们诸多的福祉吧。

香蜡高贵而矜持地,缓缓地燃烧着,“春官”从布袋里掏出五谷,用力地向台下,向人间抛撒着上天的赐予,人们幸福而热烈地接纳着、哄抢着,抢到的没抢到的无不喜笑颜开。

开道了,游“春”了,长长的唢呐声响起,长号也对天而鸣,锣鼓喧天,彩旗飘扬,队伍拉开了,狮子龙灯舞起来,罗汉蒲扇摇起来,彩莲船、蚌壳灯、鱼虾等彩灯组成浩荡长队,在众人簇拥下穿街走巷。

“春牛”以稳健的脚步迈开了春天的第一步,接下来“哪吒闹海”、“水漫金山”、“武松打虎”各台传统戏,“杨岳斌抗法保台”、“罗荣光镇守大沽口”等乾州地方历史故事纷纷上演。“春伢儿”的脸上描眉画眼,打扮得神似,认真地扮演着故事中的角色,寄托着人们无限的怀念。每一台春桌上都是鲜花盛开,春意盎然。

“游春”是乾州春会活动的高潮。其时

数灯云集,旗队、鼓乐队与一台台彩春依次排列,走街串巷,集中展示。

三

乾州“春会”源于何时,尚无准确的文字记载,明嘉靖年间,迎春活动就已十分盛行。据传,清代乾州迎春活动最为隆重热闹。其时,每逢立春前后,厅官“同知”及部属俱身穿礼服,兵士们各执武器,红旗旗手走在前,12(润年13)台“春”与狮子、龙灯、蚌壳灯、鱼虾等彩灯组成浩荡长队,一路上吹长号、唢呐,锣鼓喧天、彩旗飘扬,在众人簇拥下穿街走巷出东城门至郊外“先农坛”。拜罢“先农之神”后,厅“同知”执鞭扶犁亲自犁几行“籍田”,以示重农、劝农。之后,队伍游至附近宽大的操场坪内,绕场一周,官员们居高坐赏春,艺人们各显技艺,舞龙耍狮玩蚌壳跳花灯,官民同乐,热闹异常。至民国时,县长不再扶犁,但迎春活动保留至今。

乾州春会分为“矮春”和“高春”,春

桌上放板凳坐春伢儿的叫“矮春”,在一杆子上站春伢儿的称“高春”。由于高杆生动好看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,因此流传到现在的乾州春都是“高春”。整个春会活动由“扎春、演春、游春”三大部分组成。

“扎春”又分为“纸扎”、“扮春”、“绑春”。

纸扎就是根据故事情节需要,用篾和纸扎成牛、龙、花船、鱼虾、蚌等。扮春就是选民间10岁左右长相俊美的童男童女,扮成神话或戏剧中的人物,俗称“春伢儿”。扮演的多是神话传说、古典戏剧、历史人物的故事,如“孙悟空大闹天宫”、“穆桂英挂帅”、“罗荣光”等。“绑春”就是在特制的抬架内,将扮好的“春伢儿”连一小马扎送入高杆摆好姿势,高低错落有致,在桌面上打洞插入硬木棒,再以软布条束缚,若角色需一脚蹬起悬空或伸出巨掌,便扎假手脚配之,尤其惊险动人、出奇制胜。

“演春”,即演“阳春戏”。就是阳春

(农作)人演给阳春人看的戏。如今流行在湘西的小剧种“阳戏”也由此而得名。经常上演的有《捡田螺》《上茶山》《扯笋子》等数10个剧目。

“游春”是乾州春会活动的高潮。其时

四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时至今日,曾经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乾州春会老艺人多已谢世,而今乾州具有这种技艺的人已是屈指可数,“乾州春”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危机。而“游春”这种大型街头活动,需要一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旧时,一般由商会或地方绅士牵头,搞行业摊派。而现在是群众看艺、政府买单。作为一种民间街头艺术,乾州春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

当今的乾州最主要的“扎春”艺人滕召云已经66岁了,但讲起“春”来仍津津乐道、兴趣盎然。他从小学戏,12岁就扮过“春伢儿”,后来“扎春”。1997年,湘西自治州成立40周年大庆,滕召云当时负责扎了20台“春”,花扎得很多,颜色鲜艳非常好看,“招呼春”的人全部统一服装,气势十分庞大。2007年,他所制作的“春”《天女散花》上了湘西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而今提及这两次“扎春”,他仍非常激动。

滕召云说,“扎春”时节,每天必是早晨5点半起来开始,晚上忙到11点半,常常饭都是儿子送的,一干就是一两个月或更长。“扎春”的程序繁多:首先是做春桌架子,其次要定戏,定造型,定道具,然后再集中制作,最后还要选“春伢儿”、并教其做出符合剧情的身段舞蹈动作。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,不可有一点疏漏。

讲起乾州春的未来,滕召云的眼神里流露出无可掩饰的担忧:就算愿意免学费,也无人愿学了。他说“扎春”是一门综合性艺术,对民间艺人的素质要求很高,既要懂民间戏剧,又要会民间手工技艺,同时还要掌握民间绘画技能和多种造型艺术。这些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,而春仅是节日的喜庆仪式,艺人并不能靠之养家糊口,所以愿学的人已经少之又少。虽然担忧,但这位老艺人对春的未来还是有一些想法,他说,如果有经费的话,想按老传统做些假手假脚,“春”将更加生动好看;春架子也想改成万向轮的,左右各一个人推,更加安全也更好看;最神往的事是能做一整套“春伢儿”服装、头饰,年年可以轮换,“春”的内容则将更加丰富……

令人欣慰的是,政府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,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,2003年,吉首市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,乾州也成立了“乾州春会”保护中心。2005年,“乾州春会”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。

“乾州春”这个寓言般的文化符号,这一副湘西民间的经典表情,这段湘西鲜活的民间记忆,应当不会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消逝吧……

在北京的某一个院子,一个人们并不太关心的不起眼的一个院子,有我许多心仪的人和物。我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一些时日。我对它生出一种温暖的爱。

刚来时还未到农历的春分,大地的暖气已升了起来。院子里的白玉兰懂事地开出朵朵,十分娇媚。我们几个心生无聊,编排了好些话,说乖巧的,有说趣的。我急了眼,编出一句“它是懂事的,乖巧的、有趣的、应景的,无奈地开出朵朵来了”。也是该打嘴,没几日它就给了我们颜色:满树的洁白,那亭亭玉立的花朵便开满了枝头,一朵一朵,灯盏似的,俏立着,有几百朵,并不闹,在微寒的春风中,轻轻地摆动。那种洁白使你惊叹,使你心中升起小小的忧伤,你看久了,仿佛它们开在梦中——洁白的、有质感的,透着明亮的梦想。

一树一树,开满了花。这个院中遍植玉兰,除白玉兰外,还有粉红玉兰。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个赛似一个,竞相地绽向枝头。

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,傍着花园有一方水池,植了柳,已十分高大。叶片也是近几时才冒出,先是有一层绿意,这几日鹅黄的枝条已明亮了起来,在风中轻轻晃动。

花园中的梅也热闹了起来。

园子中种了许多梅,品种不一,不下十多种。曾欢天喜地地去数过,有杏梅、美人梅、垂梅花、丰厚梅花,也有人面桃花梅花、白蝴蝶梅花和腹瓣跳枝梅花……名字都十分美丽,可让我细细分辨,并无所得。好在我只是过过眼福,前几天还是一朵两朵的,一夜过来,全都开了。用怒放吧,用枝头闹腾轰轰吧,都说得过去的。我的窗口正对着花园,花园中分布着交叉的小径,那些梅花围绕着小径,这里、那里,粉的、红的、白的,一片一片,真是如过节一般。

我总是在花园中散步,期待着它早些开放。昨日黄昏走在园中,已若走在香雪海中了。园中人很少。只一个半大的孩子,在花园中奔跑,他忽然停了下来,大声说一句:“香!”吓我一跳,这个孩子!

围绕着园子的,在花和树的丛中,有一些雕像,他们都是我心仪的:巴金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艾青、冰心、曹禺、老舍、叶圣陶……曹、老,叶三人,是做成一组的,一条长椅上,坐着两位站着一位。想必是有这么一张照片存在的。老舍坐在椅子的一侧,一支文明手杖放在腿边,脸上是一贯的那种平和的表情。曹禺立于椅后,西服的扣子是敞开的,一副洋派的打扮,表情沉默,晚年的曹禺因写不出满意的作品,说死不瞑目,可以想见先生的痛苦。圣陶老人,则穿着长衫,圆口布鞋,坐在那里,我用手摸摸老人的胡子,又拍拍他光光的脑袋,我是愿意亲近他的,仿佛一个爷爷。而在另一侧,在浓浓的树丛中,巴金的一尊雕像隐于其中,一个小小的老人,穿着极其普遍的中山装,低着头,他在沉思。冰心的雕像则是洁白的,她坐在一块山石之上,面相上看也只十六七岁。她剪着齐额的短发,一副青年女子的装扮。她右手托着下颌,肩披一件薄衫,表情娴静。雕像的腿边,还雕着一只花瓶,里面正插着一束鲜花,不远处还有一块白石,上刻冰心的手迹:

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。”

在这个院子住了一些时日,日日与花相处,才明白花的甘苦。我们只欣赏花的美丽,却不知道美丽的短暂。有这个小小的感慨,是白玉兰开得最好的时候,我们曾齐聚在它的下面,赞它,叹它,用手触摸它的花瓣。可没过两日,它那洁白的、坚硬的、丰润的花瓣有了些斑点,一种浅浅的锈色。再过不了几天,地上便落满了花朵。一树繁华即将逝去,那新绿的叶片也早已绽出了枝条。想必过不了多久,又是一树的新绿。这样想来也就释然了,就好似女人生育之后,便又是另一番的美丽了。

这个院子还是一个吸收知识的殿堂,这里有一群好学的人,他们来自祖国各地,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: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知识的渴求。穿梭在这个院子里的人,他们大多衣着朴素,步履匆匆。这个院子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,这一片地区同样有个好听的名字:芍药居;而这个院子,则叫鲁迅文学院——一个让许多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向往的地方。

被清空也被充实

□李云

这是一个域外女子,她激情四射,常常在半夜砸我的门,让我给她注射,或者睡在我的床上,甚至住进了我的身体。在鲁院,我与她共处一室,共附一体。

这么多年,我都是与她共附一体的。她是我的激情,是我生命的交响,她是我的幸福和苦难。现在她陪伴我,度过了鲁院的白天和夜晚,我与你们一样都叫她七月的海。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珍妮特。是的,天使与我同桌,在白天的课堂上,她就坐在我的右边。

娇柔、瘦小、神经质,这一直是我的影子,也是她的。我一直暗暗地喊她天使,像在唤醒我自己。天使在人间,天使与我一样,穿着大红裙子,在墙壁上瑟瑟发抖,留下了斑驳的诗句。

是一阵风把我们吹回房间的。在那之前,我们在百草园散步,在鲁院。

阳光白哗哗的,扎得眼睛生疼,而走在树荫下,又有些生冷。那时,一只大鸟蹲在树上,牢牢地抓紧树枝,姿态怪异,而那结着红籽的灌木,充满了诱惑。那时,你把红籽摘下放在嘴里,说是甜的。

现在呢?那些果实,翻卷的落叶,已经不见了,水落石出,我看尽了大地的骨头……哦,飞鸟与巨兽同舞的时代,你与谁舞?与谁醉?可我真真实实地醉过了,在鲁院,一堂课也能让我的灵魂飞升。是的,我有时陶醉,有时却极端清醒,比如现在。但,很多时候,我沉默,坦然,微笑。一个人微笑,独自对着星空。

她依然那么纯净,像昨夜一样遥望着我们。这水中的月亮,这天上的月亮,让我几度恍惚:哪里是家乡,哪里又是异乡?

昨夜,在我们的苏苏酒吧,我们被浓烈的亲情包围着。坐在我身边的她,那么率真可爱。几年前,读她的小说,想象着她灰暗的迷离;而今朝夕相处,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阳光可爱的女孩子,彼此的个性和包容,让我们的心很近,很近。

而他,一个“80后”的男孩子,读他的诗,我

惊讶于那份苍远和古意,他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成熟,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越来越知道,他是一个大气的男孩子,他会把他的资源一并分享给你……还有她,我的另一位山东老乡,在苏苏酒吧,我们纯净的友情和爱,让我醉了。我着迷于墙上的插画,着迷于吧台上的骷髅头,着迷于那份罂粟般的迷离。

在回来的路上,我们一起看着月亮,那月亮照了唐朝照宋朝,回头又来照你我。我们一起看着天上的月亮,看池塘中的月亮,看着你我的脸……那么多月亮在跳舞,我们不再孤单。上楼了,我们的小师妹正抱着一盒月饼为我们,她说姐姐,请选择一个月饼,是哈根达斯的。她说快点吃吧,冰激凌做的,一会儿就要融化了。我说谢谢时,眼睛突然湿润了。

先是听见了鸟的鸣叫,两只大鸟,在小花园上空盘旋,尖叫;在鲁院上空,盘旋,尖叫,它们一会儿贴着绿色的池塘飞,一会儿又落在树枝上。它们旁若无人地飞翔。

早晨6点的光景,它们的飞,让天地显得如此幽深、寂静。它们飞远又飞近,而自由、喜悦,正在天地间漫开,在我身上漫开。仿佛我的灵魂也在飞翔,它保留了对世界所有的幻想,但又放弃了沉重的肉身。

再也没有羁绊,没有在意,挣脱了人世所有的蛛丝马迹。你看这池塘中的红鲤,那飞在天空中的大鸟,都是我,又都不是我。但我愿意是这硕果累累的银杏树,像一位母亲,孕育着如此多的儿女,我也愿意是那棵高大的柿子树,把果实的火焰,举向天空。

这个早晨,我又来到了郭沫若身边,他正在竹林间高举双臂,对天抒情。而艾青,正独坐在一边抽烟,别有一番深沉。路过他时,我忍不住对他念了一段经书。可是后来,他在林荫道上突然出现——那时,他着藏青长袍,身上斜插着一枝长长的粉荷道具,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,让我着实一惊!

我知道,在这个院子里,有人比我更精通于迷魂术,我不再说话,是不敢说话。听草木发声,风吹来了又一轮寂静。



11月29日上午,听陈众议老师讲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》。这个老师讲得特别有用。魔幻现实主义,集体无意识,那是我的故乡啊,是我的莱芜大地!

感谢鲁院给我们请来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,比如梁鸿鹰,他说,我们中国人讲究人伦,我们中国作家要讲中国故事,向世界展示美好,塑造美好形象。他说我们要讲述,而不是倾诉……

2013年11月21日,在国家大剧院看话剧《哥本哈根》,三个人的对话让我着迷,这就是话剧的魅力。后来,我散步,看月亮。今晚的月亮是明净的,昨晚的月亮是凶险的,你知道。此情此景,多少风花雪月都不会让人心动,风过了也就过去了。

3个月的时光已经过去了,那些木叶那些花朵,再绿再开,已是另一年的事情了。

此刻我很惶恐,异常惶恐。我很想把所有的课目再学一遍,把读过的书再读一遍,很想把老师同学重新认识……在鲁院4个月,有的同学说用前两个月相识,用后两个月告别,而对于我这种慢热型的人来说:前两个月是自我适应,后两个月才是相识。

是的,我从没有感觉时光如此宝贵,可是时光如指间沙,总在流失,流逝——

也许鲁院时光不是要结束了,而是才刚刚开始,有时我这样想。

是的,是刚刚开始,比如你的学习,你的写作,你望向世界的眼睛,比如我们的友情是要用一生来维系,或者来忘记的。

星空下,我总在回忆,从秋到冬——鲁院的红叶啊,高过了玫瑰的起伏和诱惑。在鲁院,我们这群被红叶赤化的浪子,突然就安静了。你看,一枚红叶从水上漂过,从你我的脸上漂过,接着两枚、三枚……如红鲤,多么

绚丽的告别!我们的心久久荡漾着。我们的五官,在水中荡漾。

永恒的斑斓,罩着你我。总会想起你吧?我恍若置身于一个大剧场,人都走没了,我那么恐惧,但就在回头间,看见你还在,多么安静啊,你还在,你一直都在。

我还会想起什么呢?在涮锅,我与她边吃边聊,眼泪四溅。她说我是一个病孩子,被我的爱人缓缓地接住了……可她为什么不说是我的妈妈把我接住了呢?

姐姐说时我哭。我什么时候在别人面前这样哭过?姐姐,天南海北,只因相遇在鲁院,你就一眼看透了我,仅仅从我的诗中?

我还会想起什么呢?我记着我们的诗歌研讨;记着师生T台走秀;记得那一堂堂精彩的讲课怎样让我心潮澎湃……我不说热爱,是因为爱得太深。我不想离开了,我想在这里安静地读书写作,我想再当一次学生,可以吗?